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上卷九至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名臣言行錄别集上卷九

宋　李幼武　纂集

吳玠　涪國武安王

字晉卿德順軍人少隷曲端軍以戰功初補副尉權隊將建炎三年轉涇原都監知懷德軍冬加忠州刺史四年春擢熙河路副總管改秦鳳副總管張浚用為都統制紹興初加鎮西軍節度使又加

川陜宣撫處置副使加檢校少保奉寧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改所統制為行營護軍明年加檢校少師靜難軍節度川陜宣撫使九年加開府宣撫如舊六月薨年四十七贈官至太師

王少沉毅尚氣節長於騎射曉兵法讀書能通大義未冠隸涇原軍大立戰功

羅索冠鳳翔曲端與王大兵屯北原堅壁不動金人謀趨涇州端拒守麻務鎮遣王以前軍討之王進據青

溪嶺逆擊大破之又以本道兵復華州城破命將士
無殺掠民皆按堵
王與端起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捍賊所過人供糧轂道
不拾遺猛士如林甲軍蔽野每戰必先占高原必勝
之地未嘗敗衂賊稍北退守河東不敢逾河飲馬
張浚至秦州與王語大悅遂以之鳳翔時當兵火之餘
王勞來安集民賴以生初戰青溪嶺王牙兵皆潰至
是王治兵秦鳳諸潰卒復出就招王問訊再三搜索

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餘悉斬於逺亭下去秦州十里軍中股慄自是每戰皆效死無潰散者矣

浚以便宜董師川陜檄諸路將臣與賊大戰召端與王問策端云教士十年後可大舉王云高山峻谷我師便於駐隊賊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我據嵯峨之險占關輔之勢賊雖悍不能據我尺寸地宜幕僚佐一以為迂一以為怯置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不視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王又曰兵以利

動令地勢不利將何以戰宜徙據高阜制賊馬衝突
諸將皆謂不然云我師數倍又前臨葦澤非鐵騎所
宜都不聽既而賊驟至巴蜀大震王獨整衆保散關
之東曰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其上或謂王宜進屯
漢中以守蜀王曰賊不破我豈敢輕進吾堅壁重兵
下瞰雍甸彼懼我襲其虛躡其後保蜀良策也
叛將慕洧拔寨遁去關師古深入敵境忽遇金兵與戰
大敗師古歸大潭內懷慚懼隻身降賊王念其下忠

義不從叛亟撫定之王既併其衆所統益以精強

摩哩郎君率銳兵犯和尚原期必取而後進王擊敗之

摩哩及和尼郎君馬五太師耿太師復會烏嚕貝勒使二將由階成出大散關先至王與戰三日連勝而摩哩方攻箭筈關王遣麾下擊退不使與二將合分兵掩襲兩皆潰去

北人自破契丹以來狃於常勝至是與王戰輒北不勝其憤元帥四太子會諸兵及正甲女真數萬人造浮

梁跨渭水自寶雞三十里疊石為城與王拒戰王指授諸將選勁弓強弩期以必死番休迭射賊稍却則以奇兵乘險據隘橫攻夾擊如是三日度其必困且走王遣麾下伏神坌谿待其歸敵果遁走伏發賊潰俘其都將英格貝勒及酋領甲士尸填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仗數萬計乘夜併兵劫賊大寨四太子全軍陷沒勦殺殆盡幾獲四太子

賊久窺蜀必欲以奇取之薩里罕與四太子懲前日之

敗不敢窺和尚原紹興二年春裒其兵三十萬又盡發諸路簽軍聲言東歸太原反自商於出漢陰擣上洋金州失守王亟率麾下騎兵倍道疾馳晝夜數百里急調兵利閬徑趨金洋先以黄柑數百枚犒賊師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渇今日決戰各忠所事薩里罕以杖擊地大驚曰吳侯爾来何速耶不敢遽進盤桓累日王得以其暇治饒風嶺寨柵方據險要而賊已麾中軍急上遂大戰饒風嶺上凡六晝夜賊皆敗衂

薩里罕大怒斬其千戶貝勒十數人以死犯關又潛軍間道踰蟬溪嶺出官軍後斷王歸路王按兵乘夜徑趨西縣或曰蜀危矣王曰賊掃地而來去國遠鬬而死傷大半吾以全軍扼其吭蜀可無憂王遂爲清野之謀分屯諸將示以擣虛之勢賊便旋中梁山浹日一夕潛遁

薩里罕歸深服王善用兵勢不能破則密遣通書百端間誘言金國威德之盛知勇之奇甲兵之強公宜相

時而動王復書畧曰夫華夷異域君臣異分此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披觀傳記數千百年兵革之亂中原與夫叛臣賊子稱兵犯上卒不旋踵夷滅無遺類者以其悖大義反常理神人憤疾天地不容也其世為宋臣食趙氏之禄孕子育孫於中原之地儻有二心天地鬼神實誅之乃辱貽説使相時而動足下度其豈苟得忘恥見利忘義者耶一言之失駟馬莫及竊為足下惜之隡里罕得書大不

平烏珠舉兵五十萬欲入川豫之弟不忘朝廷密遣使告王早備之烏珠來攻興州仙人關王與烏珠相見烏珠曰公若來降當得美地百里而王之王曰已事本朝安有二心乃親約議定戰日遂大戰仙人關大破之

王親兵不滿五萬每戰乘肩輿動鼓樂殊無懼色長於料敵激厲將士退者必誅信賞必罰戰無不勝

腥里罕四太子蓄忿日久糾合數十萬兵轉三河之粟魚貫蟻附決意取蜀自元帥以下皆盡室而來又以劉豫腹心為招撫白諸路簽軍列屯寶雞綿亘數百里進攻鐵山鑿崖開道於仙人關高嶺立大柵下瞰王營循嶺東下直攻王軍王自以萬人當其前弟璘由七方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道入援四太子聞之與皇弟郎君分領萬戶酋長擁兵急攻又往攻殺金平野砦對壘劉連珠硬砦數十座又來王營前立砲

數十座擊我營王令營中併發神臂弓飛大砲斃賊無數統制官田晟總兵深入追賊賊又發生兵萬餘擊營左王分兵力戰却之賊不住又添生兵擁洞子雲梯直前搭城身公兵向前用砲打洞子碎用撞竿撞雲梯倒賊恐縛虛棚戰樓別遣大貝勒擁銳卒萬餘一發乘城王令統制官楊政領長槍陌刀手深入刺打隔斷賊又遣二貝勒總正甲金人三萬夾攻柵兩肋弟璘左右遮護血戰殺賊賊皆引去薩里罕駐

馬四顧良久云吾得之矣翌日號令諸軍併力只攻王營兒方一樓子自寅至午危甚姚仲馬統領只在樓上酣鬬樓已傾側仲以絹為繩紲使復正金以火焚樓柱仲以酒缶擊滅火賊布神臂弓東嶺下王亦發神臂弓五百隻與之對射金去即遣王萬年劉鈐轄王武宣賛分紫白旗入金金奔潰抵夜王別遣五將分更刼寨晝夜數十合金困憊死傷以萬計即欲兵宵遁殺死千萬戸甲軍萬餘得榜牌衮槍金鼓旗

幟數千件左統制張彦夜劫金横山砦斬首千級生
擒將領二十人王遣統制王俊設伏河池扼金歸路
生擒百餘人斬首千級得馬旗幟無數王悉兵尾襲
直過和尚原去上聞之嘉歎賜以所御戰袍器甲且
賜親筆曰朕恨阻遠不得拊卿之背也
王素不為威儀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
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
或有意外豈不上負朝廷委注之意下孤軍民之望

哉王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為宣撫玠欲不出恐軍民之寃抑而無告者為門吏所隔無由自達玠所以屢出者為此也慕容乃服

金久不得志還據鳳翔授甲屯田為久留計自是不敢輕動王以闗師古自洮泯領李進王師古戴越打糧河州襲大潭縣掩骨谷鎮賊慕洧拔寨去師古由殺馬谷攻焦山務焚田家村園子谷深入賊境至石要

嶺忽遇金賊大兵一戰敗績師古旋師大潭內懷慙懼悉還兵宣司隻身降賊王愛此軍忠義無一人一騎從師古叛者拊存勞來捐其家財厚資給之兩軍既合中外一心失一匹夫於師古得萬貔貅於行陣王兵由此精甚

五年春王向天水出奇兵下秦州王與金人對壘交戰踰十年熟其軍壘曲折知其部領堅脆常以一當百惟患遠餉勞民屢汰冗員官節浮費歲屯田至十萬

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廣溉民田復業數萬朝廷嘉之

王初軍中所用激賞錢每歲下四川漕司應副一百八十萬緡王言今不發兵乞省其半詔奬之

金廢豫名諸道兵聲言入蜀王獨謂不然測其將去已而果然

王撫士卒同甘苦至軍政則斬刈不一貸故人人效死及第功賞則斷以公論無請託之私性樂善每觀史

傳有可師者必書之座右日誦七書其用兵本孫吳而能窮其變化雖功高貴顯而居常極儉約至推以予士則畧無少吝其殁也家無餘貲至無宅以居

胡世將宣撫川陝王弟秦帥適在軍中一日從容問王所以戰則曰璘與先兄東髮從軍屢戰西戎不過一進卻之間勝負決矣至金人則勝不追敗不亂整軍在後更進迭卻堅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勝之之道非屢與之

角者莫能盡知然其要在用所長去所短而已葢金人之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而中國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忍盡吾長伎洞中甲數百步外則彼固不能及我據其形便更出鋭卒與之為無窮以沮其堅忍之勢則我固有以制彼至於決機兩陣之間變化如神默運乎心術之微則璘有不能言以是知王之深於兵也

十五年詔立廟仙人關賜額曰忠烈

吳璘　信國武順王

字唐卿武安之弟年十八以良家子從軍靖康初充永興路機宜移辟秦鳳路遷閤贊紹興初遷康州團練擢秦鳳都鈐馬步軍副總管二年權鳳翔兼安撫三年遷榮州防禦權副都總知秦州節制階文四年遷定國軍承宣使陞熙河經畧安撫知熙州六年為行營右護軍統制七年陞陝西諸路都統制九年改秦鳳路經畧安撫知秦州復除四

廂都指揮使十年授鎮西節度十二年拜檢校少師十四年改利路帥階成岷鳳興文龍隸焉十七年移節秦國軍御前諸軍都統制帥依舊知興州加太尉二十六年加開府二十九年拜少保三十一年拜四川宣撫使進封成國公明年拜少傅孝宗即位除陝西河東宣撫招討使隆興初拜少師乾道初乞解宣撫不允冊拜太傅進封新安郡王仍領宣撫改判興元明年改鎮武興五月十七日

薨于位年六十六請老之奏聞以太師致仕遺表

上封王贈謚

金人乘富平之勝盡陷陜右蜀甚危武安王與王招散亡保和尚原練兵積穀以扼敵衝紹興初我孤軍棲於原上朝問隔絶兵食匱乏將士家屬往往陷賊人無固志有謀刼王兄弟北去者幕府陳遠猷夜入告王與武安王遽名諸將勵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遂敗敵將摩哩於原下摩哩遣二將烏魯扎哈自

階城出散關又趨和尚原摩哩身自犯箭筈關期將夾攻王奮擊之斬其將烏嚕乘勢進擊二將皆遁摩哩亦竟不得合將武安以弱卒抗勁敵軍政尚嚴卒伍逃散往往有全隊誅之者王則厚拊之如家人以輔成武安之志故士卒不敢犯武安之法而樂王之恩戰無不克

烏珠憤其連敗合兵十餘萬期必取和尚原而後入蜀自寶雞而南列柵三十里武安嚴兵待之王拒戰數

日率以勁弓強弩扼其衝以奇兵邀其旁間絕其糧道敵不得休伺夜敵將飯燃火營中復選精兵更射其火處金不得食壘石城以自保復瞰其城射之金度必敗遂以死決烏珠親擁戰王亦身督將士金分為三十餘陣以拒我更迭以次出戰王獨當其衝隨輒破之金雖困而猶整至神坌道狹伏發遂大亂王手殺數十百人俘萬戶英格貝勒及首領三百餘人烏珠身中流矢二獲鎧仗萬計

買馬路久未通王首開之貿以茶綵撫以恩信招致小部族首領四十二國馬通行至今賴之

王與武安度金既大敗不得志必大舉以與我力爭乃預設壘仙人關旁曰殺金平烏珠薩里罕等果極其兵力十餘萬衆正告由仙人關進取蜀列栅三十里彌亘不斷王前在武階以書抵武安以殺金平之地去原上遠前陣散漫謂須第二陣作隘牢其限隔期必死戰則可取勝至是王馳驛會原上與賊對壘武

安如王策益治第二隘多列砲積石如山王乃令諸將曰金人傾國而來吾輩報國正其時也因慷慨以刀畫地申令曰死則此死敢退者斬諸將股慄遂與金戰分為東西以搏我東則四太子等西則韓將軍等軍也極其狡猂東西相望遥相犄角以持久必死困我王左右援翼唯急是應迨暮殺傷強半而氣猶鋭我軍苦戰久遂歛第二隘以致敵時軍中有異議欲别擇形勝守者王奮曰方交而退是不戰而卻也

且吾度此敵走不久矣請於武安公夜布火鼓易旗幟迨曉軍陣精采一變樂聲震山谷於是人自厲有死志洎金再搏我第二隘則人被兩鎧軏鐵鉤相連魚貫而上攻具變化若神王督士死戰且射其兩腋隨殪隨上幾百餘戰而金攻疊兵殆盡遂走入壁陽為備戰而宵遁前後斬首俘獲不可勝計金自是不復窺蜀矣

紹興三年烏珠等必欲以奇取蜀乃擣金洋戰饒風犯

漢中王時駐兵和尚原金懼掎其後也乃陽以兵趨蜀而反自褒谷入鳳州犯保安程且合鳳翔諸路軍欲道和尚原下王先以兵迎擊保安程金復身督諸軍拒鳳翔金於百家村以正兵合以奇兵擣其腹心皆敗而走

金廢豫歸我河南地幕府擬表稱賀王讀之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甚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何賀之有但當待罪稱謝則可幕府謝不

及

紹興九年武安王𠘦朝廷遣僉樞樓炤出使陜西會諸將議移諸軍分屯陜右王不可曰金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陜右蜀口空虛金若自南山擣蜀要我陜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以控要害遲金情見力疲漸可進據遂但以牙校三隊赴泰州且飭階州等山寨以備之十年烏珠敗盟達蘭其夏踰里罕果直趨鳳翔入石壁寨以要我陜右軍陜右皆

陷而王獨全軍蜀口扼金川陜宣撫胡世將倉卒召諸將計事皆曰金掩我無備而我分屯之師未集宜退守青野原少避其鋒王後至驚曰誰為此者可斬也金所以輕犯我者聞先兄之薨且謂我無備今若少退墮其計中矣璘請以身任責胡壯之遂與公撤金責其棄信輕舉率師即日出鳳翔分遣諸將姚仲等敗扎哈於石壁李永琪向起等破鶻眼張太師於扶風金餘兵保扶風城又攻破之連戰皆捷扎哈僅

以身免駐大軍大蟲嶺陣次有法步騎相參氣象雄壯薩里罕自上西平原覘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安可角於是薩里罕捨蜀口而北向矣

朝廷出師渡淮宣撫胡公亦被旨乘機進設乃以攻取之事屬王王受命出秦隴往別宣撫胡問方畧安出王曰某當以三鎮破金人皆莫測所謂時金統軍罕扎希卜蘓合軍五萬屯劉家圈胡善戰習善謀皆金之老於兵者且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必

謂我軍不敢輕犯王揣知其情因直告曰明日請戰
敵聞之笑是夜王率諸軍銜枚涉渭令曰近金營方
得舉火未至里所萬炬齊發出其不意金震駭倉卒
備戰我軍已成列有聞金帥以馬撾敲鐙曰吾事敗
矣王猶策希卜蘓有謀必謂我趨戰欲速不肯徑出
罕扎恃其勇宜可挑取乃遣輕兵嘗之罕扎果勒兵
與我軍鏖擊數十更休迭戰適及我三陣戰急大將
有請曰敵居高臨下我戰地不利宜少就平曠以致

其師可勝王叱曰如此則我走而金乘我矣金令潰
毋自怯王輕衆駐馬陣前麾軍殊死戰三陣而金力
果憊卒如王言時陜右隔王化王一戰而聲震關中
三秦父老企望官軍不日東下往往擒金潰兵縛致
之王亦經畧且將大舉進圍牖家城將破陜右州郡
以次納書降而講和之詔下遂班師胡閧王之捷喜
曰真能踐言矣

王知興州時和議方堅而王獨嚴備日為敵至之虞故

西路兵為天下最

初王閱兵河池一新戰陣之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亦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替之遇更替則以鼓為之節騎出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兵退謂之疊陣諸將竊議曰軍其殲於此乎王曰古之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爾得車戰餘意

無過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鋭不能當也房
琯知車戰之利可用於平原廣野之間而不得其法
取敗固宜敵騎長於奔衝不爾無有能抗之者
王入覲上問前此所以勝敵之方王曰先令弱者出戰
強者繼之丁丑宰執奏王功賞上因以王所對語之
且曰璘善用兵此正孫臏三駟之說一敗而二勝者
也
上謂宰執曰吳璘說川陜可招衞兵令璘尚留此可諭

鄭剛中令處之仍令呼璘與議王又言胡世將嘗招得數千人近緣歲饑皆餓死今必有流民願就招者時王乞用初任團練承宣使為其子換文資上許之王為利州西路帥鎮興州已久上親御宸翰賜王以守邊安靜加拜太尉王自著兵法二篇上篇兵要下篇陣圖大畧謂虜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虜之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漢蕃所長而兼用之故制其騎則有分隊分陣之法

制其堅恐則有更休迭戰之法制其甲曰勁弓強弩制其弓矢曰以遠勉近以強勝弱其說甚備其法循環用之可至於無窮至於陣法有圖無書焉

王策金將叛整備益嚴金果敗盟金主渡淮巨帥喀齊喀號元帥以兵扼散關遊騎犯黃牛堡羽檄交至王方病在告適拜宣撫之命即肩輿就道止以牙校自隨駐青野原既而遊騎退王曰金自守之兵不足慮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面授諸將方畧所至皆捷

赴秦州擒偽守蕭濟及其屬來王即呼前置食宣上

德意諭無憂死皆感泣列城未下者聞之爭欲歸附

破隴州復洮州蘭州獲偽蘭州守安遠大將軍温都

烏頁及州戍將明威將軍完顔宗臣等八人

三十二年春復取散關及和尚原賜勅書褒諭王遣都

統制姚仲與王之子挺率東西兩路之軍合攻德順

金人左都監自熙河以兵由張義堡駐權沙會平凉

之師來援挺率兵戰於瓦亭大破之金畏我兵號曰

天兵别将復原州環州三月諸將攻德順久未下王
知士有情志且金將盡發西兵內外合以拒我即单
騎自秦州晝夜疾馳視師身擁數十騎馳達四城傳
呼南北之人服王威名思識顏面以快先覩一聞相
公之來士氣自倍登埤啓嗟不忍發一矢城中敵已
不戰而氣索矣於是按行營壘列柵要害且治夾河
戰地以預處我師於便而致敵於不便雖隨軍負販
奴隸莫不區别有地及戰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

鼓銳士躍出馳突我軍遂空壁與我合我得先治戰地騎士無不一當十凡回旋曲折相搏於高下之間者以百戰王初若無所指顧逮苦戰久忽傳呼其將戰不力其人即殊死鬭時降師有覘者曰自吾從金百戰未嘗見如此可謂神矣翌日我再出兵金堅壁不戰既又天大風雨雪金幸休止而力實以窮是夕遂遁去復德順軍市不易肆王入城父老迎拜擁馬首幾不能行時朝廷遣兵書虞允文宣諭川陝齎詔

勞王且議軍士夏五月遣兵攻破熙州獲偽都總管劉嗣初副統石烈繼破鞏州王之復三路也惟鞏最堅守王遣挺率諸將破之斬萬戶一獲兩千戶六月皇帝受内禪賜之親札復遣中使賜御府細鎧弓矢王策金必再爭德順乃亟馳赴城下德順之東曰東山北曰北嶺東山小而可守下瞰城中北嶺形勢延接實控扼之地王至則連營北嶺掘重壕築壘開戰道益為不可犯之計且指視諸將以金他日所營已而

金果大至合完顔實喇等兵十餘萬正當至所指之地有酋先引輕騎數千出視東山去巢穴稍遠擊之狼狽趨營既乃大開壁出師苦戰自旦及晡金敗先退入壁自是遂堅守不動悍酋哈哈萬戶復請精兵自鳳翔來援初我一軍當北嶺下傳城下寨金騎可以馳突王至是下令夜移入城將士不知所謂頗有口語既旦金果合兵大出直至其處已無所得則數萬騎讙譟城下意甚自得王命偃旗臥鼓士無敢譁

諸將請戰不應迨日昃敵氣已惰令諸軍忽鳴鼓將趨其營金大駭復亟走壁遣諸將追襲敗之當時非王徙城下之營則金幾得志時金既堅守不輕出挺請以輕兵挑戰而以奇兵擣其虛王采其言令列陣城下調金金閉營王則就以其陣移上東山築堡以守時雨雪天大寒凍不可入則燒土而掘之連夜堡成甫築畢而金兵大至極力爭之殺傷幾半而不可得諸將益歎王之多算不可及也金自是失三路形

勝糧運迂險雖喀齊喀提河南陝右兵而連敗亡失

益衆尺寸不能進我斬馘築為京觀者彌望而又東

山横其衝北嶺窄其後二路糧食皆我有我出兵要

金糧道金遂艱食失東山堡時猾酋有終夕悵恨者

王策金雖衆無能為矣於是調王彥諸軍將益出兵

至秦州因會宣諭使虞公虞公抗章以王之勲勞績

効聞上賜親札曰覽虞公允文奏知卿智勇兼濟力

抗金人卿歷世忠勞國家是賴王降拜曰臣何足以

當此金既技窮度不可與我爭則潛軍水洛開道隴山以示我出奇實亦自便歸計王乃部置諸將分屯要害且益出蜀口之師分德順兵整陣内外相合以蹙金時金人亦相驚曰東南天兵至矣

時有退師之詔而議者遥度形勢以謂兵久在外雖得三路去川口遠聲援遼絶共以其語言之執政執政力言於上乞下詔旋軍捍蜀詔至王即馳檄諸軍諭以朝廷欲重根本之意俾擇利而退繼上表待罪曰

蜀門雖固三路難保歸師死戰不無損傷聞者惜之未幾復詔出兵與張浚淮上之師相犄角賜王親札曰前日德順回歸道遠不知卿籌畫朝廷過慮致失機會以此知退師本非上意也王初得是旨幕府請復奏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此舉所係甚衆兵不可遽退王愀然曰璘豈不知此且三路士馬所出糧食所聚吾舊兵已老非假三路兵未易與金角今新附之衆幾十餘萬仰給三路圭勺不取外府而四民樂

輸此誠恢復之基也議者憂金擣蜀口之虚璘百戰從軍豈不知敵情且金持重必顧慮而後進方和尚原時我内外至危急金以璘兄弟扼其後終不敢輕向蜀况今海陵死金内訌未久喀齊喀盡兵屯德順城下猶不能抗我豈暇他謀但主上即位之初璘握重兵在遠朝廷俾以詔書從事璘敢違詔耶幕府語塞

金犯天水侵岷州王病未愈徑趨城州分麾下擊之金

小郄列營茅城谷王力疾親提兵至祁山金聞之退師三十里據黃家街深溝高壘以守王曰金深涉吾地而乃堅壁自固且黃家街背鞏州去巢穴近金必遁未幾果使來告曰吾國中已與大朝講和矣繼被詔命即抗章請朝

上以親札報可即以旌行未半道奏疏乞解宣撫優詔不允乞致仕復不許到闕上遣中使鄭邦美勞問賜賚加等即名對便殿上慰諭隆渥面得旨許朝德壽

宫太上見王慨念疇昔諭王曰朕與卿老君臣也自令可數入見王頓首謝兩宫存勞之使相踵御府異饌賜無虛日

先是許立家廟祭五室及是就頒祭器有旨許皇子復謁示異禮也觀者歎息以為前此未有三上章懇辭遣中使詔諭不允諸子侍王入見皆蒙異數恩禮赫奕寵絶一時未幾詔還鎮兩宫燕餞禮均家人王入辭德壽宫奏曰臣年近七十衰病日侵違離闕庭且

萬里恐不復再瞻天日因泣下太上亦為垂涕親解所佩刀賜王曰異時思朕視此可矣王之行也兩宮別賜珍器玉帶甚寵

王復至漢中時息兵已踰年王專留意民事問民所疾苦漢中之民甚利之上降詔嘉奬

王移漢中開府未幾得疾遂請老先旬日有大星殞至是王薨軍民號哭失聲至於罷市訃聞上震悼輟視朝兩日王之未病也呼其幕客曰為我草遺表客曰

郡王安寧如此何遽出此不祥語王曰死生之機默存吾胸中人安得知君第為之止直書其事且曰願陛下毋棄四州毋輕出兵又先數日封遺事付其家令毋啓之薨之數日啓封則家廟等數事語不及他嗚呼可謂死不忘君孝養於其親矣

四川制置使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王曰信叔有雅量而無英槩令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勁敵璘竊憂之剛中未領其語已而錡果以憂憤卒剛中始歎服

選諸將多以功或告以薦才者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今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得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以故其用王彥姚仲李師顏向起皆以功顯為時名將平居軍旅之外家事一不問舍俸入不營一錢

王每出師指麾諸將風采凜然不敢仰視士寧死敵無敢犯令故用兵未嘗敗尤長於持勝方金人之歸河南議移屯陝右王獨乞留兵不出且益修階州等山

寨其後息兵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弛兵備德順班師
首築皂郊等堡多掘地網祁山之戰賴之
蜀之為國岩僻而固有天下者所必爭也漢高祖起南
鄭舉兵而東收三秦如破竹不數年間成帝業而以
蜀漢之地為關輔心腹不以封建葢其斂迹垂翅有
窺天下之變間中州之有事因河渭之上流裹糧卷
甲起而乘之足以得志兹太上皇帝選將勵兵之夙
心而皇上宅中圖大之本指也故王之在蜀上實詔

之曰異時掃清中原勒功帝籍以垂光億世又詔之曰宜即提銳卒直出漢中弔秦晉之遺民撫唐虞之都會又詔之曰關隴之事一以付卿三路士多材勇不患無人惟卿駕馭激使之耳嗚呼聖天子以終蜀之事屬於王其注意如此王能任之是以蜀安之後定秦定隴洮蘭熙鞏十有六州束戈提疆受命下吏虜失形勝埶恖技窮讋我威靈向風慕義於是退師通好之令行矣一日皇上擁乾休正坤儀指咸陽而

會龍首作上都而觀萬國則王之餘勇遺烈凛凛生氣尚可想而知也然則保蜀之功其可旣乎

宋名臣言行錄别集卷九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上卷十

宋 李幼武 纂集

周葵 簡惠公

字立義常州宜興人自鄉校移籍京師宣和六年第進士甲科調廣德軍刑曹改徽州推臨安府教未赴名試館職將試引對面授監察御史紹興五年也徙農少求去不允除直祕閣知信州江東憲

九年除常少再為殿中改起居郎主管玉隆觀十
年復直閣十二年知湖州十三年移平江十四年
落職主管崇道二十五年知紹興二十六年除權
尚書禮侍尋兼祭酒又權給事中出知信州數月
罷二十八年知撫州引疾提舉興國十月直龍圖
閣知太平州三十年進集撰移婺州加敷制三十
二年除兵侍兼侍講隆興初兼權戶侍旋參政尋
知密院請祠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乾道三年

知泉州六年告老章五上加大學士致仕淳熙初

薨年七十七

和議已定公復被名論為國若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

則久不然三者在人不在我矣

為侍御言自治其國乃可成功不可事虛文貽實禍歷

條時政指宰相不任責上變色曰趙鼎張浚肯任事

須假之權何遽以小事形迹之公徐奏陛下有過尚

望大臣盡忠今臣一及大臣便為形迹使彼過而不

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上改容曰此論甚奇最後公連章極論趙子湎語侵趙公又論張公大舉北伐係國存亡坐是不得其言而去迨秦公獨相意公必憾趙再拔公入臺公語人曰元鎮已貶某固其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也一日内降差除四人公言願陛下以仁祖為法大臣以杜衍為法檜始不樂

孝宗即位公首被召時張公督師恢復公不以亟戰為然命佐夏官其後湯思退與張公並相或和或戰多

取決於上而其賓客議論間失之偏公始終守自治之誠是曰是非曰非不將不迎不諂不訐表裏洞達無一毫之偽

上數批問錢穀出入公奏陛下勞心庶務日有咨詢若出人意表足以聳動觀聽今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人乘間獻忠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葢指龍曾也上色為動

元顔裒主和議臺諫交章言議和太速公與陳湯二相

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益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許公獨留身固請上曰卿何請之力對曰臣欲為陛下正綱紀令不可得而正也政出於一則綱紀可正今朝廷督府左右前後之臣皆行其言此臣欲去者一也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為然而從者有不得已強從者有絶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曁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七八安得不愧於心乎欲去者二也上察公誠不以為罪第不許其去

議者多請幸金陵公曰車駕一動能保德壽不爲浙東
閩中之行乎它日上又欲先下詔公曰陛下能行數
事驚動天下乃可上問其目公曰臣自初對便乞迎
還太上於大内盡發内帑付有司勿令近習干政汰
溢額内侍罷毬鞠節飲宴内治修然後可攘夷狄上
善之
公議用兵不可輕有一擲賭乾坤之語上曰今戰雖不
足守則有餘公曰措置未善政事未修雖守亦難同

列皆甚其言退謂上不能堪明日公留身謝上更奬其直

嘗論大學物格而後知至謂在人之至為智在物之至為道以吾之智極物之道如兩物相抵故謂之格夫物萬不同道一而已方其格物物物我為二及其物格則自視無我何有於物是謂知至

王庭珪　盧溪先生

字民瞻吉州安福人崇寧癸未一試舍法右諸生

明年貢辟雍大觀閒張根以八行薦不就登政和八年第調茶陵丞後因詩送胡銓流辰州太上更化許自便壽皇即位名對除國子監簿以老求去主管崇道乾道六年再召踰年至除直敷文閣明年春卒年九十三

宣和末年未五十知時事阽危無宦遊意學道著書若將終焉邑有盧溪築草堂其上鄉人號盧溪先生執經來者戶外屨滿公雖不仕常懷憂世心事苟宜民

必告于當路

胡忠簡以忠言忤時相謫嶺表親交無敢通問公獨以詩送之曰囊封朝奏九重闢是日清都虎豹閒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柱傾危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

忠簡賡之曰巖耕名已振京闕未信終身袖手閑萬卷不移顏氏樂一生無愧伯夷班致君自許唐虞上待我誰能季孟間兩社年來欠元老蒼生拭目望公還士氣從來弱不支逢時言行欲俱危不因湖外三年謫安得江南一段奇非我獨清緣世濁此心誰識只天知萬牛回首須公起大厦將顛要力持

後數年時相得公詩惡之命帥臣鞫其謗訕坐流辰州遠人素重公尊以為師太上更化許自便時年幾八十

讀書益力夜對短檠作細字率宵分乃寢
壽皇即位有薦公者一見語合詔畧曰粹然耆儒凜有
直節頃以言語文字牾權臣流落排恨殆踰二紀名
對便殿敷奏詳華遂除監簿公以年高力求歸以道
誼化鄉閭無貴賤賢愚一接以誠平生工詩至是格
力雄健興寄高遠讀者不知其齒之宿也心畫端莊
自其天性人貴珍之
學無不通尤邃於易晚自得於言意之表朱震胡安國

向子諲見其解皆歎賞以為必傳會詩獄興郡守議收公理掾汪公涓奮曰王公剛介勇於義一紙書招之必來他掾變色云云自請提禁卒挾巡尉捕公守唯唯他掾遂行至則突入公家公談笑就逮家四壁立惟易解鐍篋中卒疑其貨也挈以去他日公歎曰天厄吾書或謂令藏掾家云

公之再名也周益公適對禁中坐定上問胡銓薦詩人朱熹王庭珪卿試之乎益公奏公年德文章在今未

易多得且登第五十三年矣上曰官卑何故益公曰斯人早忤上官晩復流竄官簿所以不進陛下若哀窮悼屈厚加品秩賜之章服足以勸善上曰俟其至議之

形骸土木儼然不可犯雖市井無賴子見公亦斂衽聞人善若己出有爲不善者畏公之知必慚惕自悔公學極高明尤工詩遷謫既久語亦奇書有楷法自成一家平生治氣養心脩然有高舉意

誠齋楊文節序公文集曰胡公以言事忤時相久謫嶺表先生以詩送行有癡兒不了公家事之句小人上飛語告之時相怒除名流夜郎時先生年七十矣於是先生詩名一日滿四海里之士愛先生者謂詩之禍從古昭昭也先生不戒又欣然犯之適以濟權臣之威成小人之名此先生之禍也亦先生之過也或曰先生何過哉先生言直而詩工耳言不直詩不工世無傳也世世有傳矣不見媢於明必見媢於幽故庭

草隨意之詩空梁燕泥之詩飛燕昭陽之詩不才多病之詩言非直也詩工而已耳詩工而言非直猶且小者逐大者死況先生之詩工而言直耶先生何過哉濟權臣之威亦稔其惡先生成小人之名未若小人成先生之名先生何過哉未幾時相殂先生得歸又未幾上踐祚初名除國子監簿再名直敷文年餘九十耳目聰明賦詩作文不見老人摧頹之氣朝廷想聞其風天下傳誦其詩禍先生者何知其福先生

乎嗟乎天人之理其衺也或勝之其定也或正之不
觀其定而觀其衺則古之聖賢厄於小人者皆過也
獨先生之過也乎先生少嘗見曹子方得詩法葢其
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於雄渾剛大云
益國周文忠贊公畫像曰嘲弄萬象雕琢天和不見詩
人未老鬢皤先生九十乃爾顔酡窮則追澤畔之吟
達則和沛中之歌人徒見其善者機吾獨喻之井無
波葢風被而文成非月鍛而日哦雖以此千二百歲

可也彼造物者其如予何

范如圭

字伯達建之建陽人從舅氏胡文定學春秋鄉舉類試皆第一張公讀其廷策以為選首同列有病其言直抑置乙科授武安推江東帥機名試館職除正字改校書郎兼史館校勘會以事忤秦檜告歸主管崇道尋起倅邵州又倅荊南府入對除祕閣江西倉改利路憲請祠以歸起知泉州紹興庚

辰六月十八日卒年五十九

金陷長沙湘中大亂公崎嶇避地艱苦百罹而志業益修論議皆切當世務諸公多訪以事而文定亦亟稱之

秦檜力主和議金使鼎來而朝廷草創無所於館將虛秘書省以處之公亟見趙公曰秘府謨訓所藏平時以館好使猶不可況今日之仇讎可使以處之乎趙竦聽即為改館既而使至悖傲所議多不可從中外

憤鬱公與同省十餘人合議拜疏爭之既具草而駭遽引卻者衆公乃獨手書抵檜責以曲學倍師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不病狂喪心奈何一旦為此若不改圖必且遺臭萬世矣檜以是怒

金歸河南以嘗我檜方自以為功公曰是亦安能久有顧今日之義則有不可不為者乃因輪對言曰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遂民志上泫然曰非卿不聞

此言立命遣使檜以不先白巳益怒

檜死公入對上勞問久之公因言為治以知人為先知

人以清心寡慾為本

時宗藩並建而儲位未定道路切切有異言公雖在遠

外獨深憂之嘗剟至和嘉祐間名臣章奏凡三十六

篇合為一書至是囊封以獻且言曰願陛下深效羣

言仰師成憲斷以公道無貳無疑則天下幸甚人或

以越職為公危之公不顧也上感其言以語輔臣而

歎之曰如圭可謂愛君矣遂留陳公定大計
所居門巷蕭然士大夫益高仰之遠近學者多從質問
經子疑義公亦孜孜接引朝夕不倦屬疾移書政府
舊交告訣語不及私惟以中原未復民力未蘇遺賢
未用為寄戒諸子强學且毋得用浮屠法治吾喪
令上由青宫受内禪世莫知公之有言近歲士大夫頗
有見紹興日歷及陳公手記者然後乃知公之忠精
為不可及公為人篤厚易直不事邊幅忠孝誠實得

之於天其學根本經術不為無用之文有文集皆書疏議論之語

西山真文忠公跋公文集曰諸葛武侯文采不豔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至今為學者膾炙有志之士擊節讀之有至歔欷流涕者六朝隋唐人文動百數十篇穠華纖巧極其雕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為文豈必多且麗哉太史范公之學得於其舅氏胡文定立朝行已大畧相似其見於議論必尊春秋

古經必排王氏别說必明夷夏大分必闢和議必詆權臣令其集中班班可睹而上思陵諫屈已封事責秦檜忘仇辱國書尤所謂光明絶特者也使公平生亡他文獨此二篇亦足以貫虹霓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

翁蒙之

字子功建之崇安人以祖任補官調常山尉移婺之蘭溪吏調明州秋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歴官至

司農寺丞而卒年五十

紹興中趙忠簡還葬台州常山郡將章傑紹聖丞相章惇諸孫雅怨趙公當國時奏詔治惇罪又希檜旨陽以善意檄常山尉翁君護其喪一日下書君曰趙氏私為酒以飲役夫亟捕寘之法而陰使人喻意使併搜取趙公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以敗趙氏快私憤且媚檜取美官翁君不可則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返再三君度傑意壯不但已或更屬他吏則事

有不可為者即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翌旦乃往為捜捕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又廉知君女弟適故胡寅實當時草詔罪狀愽者益怒乃誣君他罪劾之會胡公弟寧為尚書郎即具以其事白檜檜乃悟為傑所賣下其事安撫使問狀徙君旁郡趙氏亦竟得無他而傑遂廢不用當時天下莫不高君之誼慕君之名而想見其為人

周益公必大曰是時士氣未泯啥問還客議論時事決

非一族儆君以身捍蔽則根連株逮當起大獄魏公矼萬里通問情誼彌篤且為罪首非仁乎君初被委苟能避免便足取名然懼小人代尸其任則於善類奚益故詭詞以承之陰謀以洩之忠簡之家賴以紓禍非智乎凡小吏忤二千石罪或不測況相公深怒宿怒決壞不得逞鼎鑊在前直趨弗顧非勇乎一物而三善從可書也君長不滿五尺語不能出口見義必為不擇難易輕財樂施嘗鬻田宅以濟人之急交

友付託之死弗背為一尉已如此向令踐貴仕臨大節其所立必卓然不可及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上卷十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上卷十一

宋 李幼武 纂集

向子諲

字伯恭故相文簡公之五世孫忠肅皇后之再從姪元符三年以后恩補假承務郎次年遷雄州推濱州監税鎮南節推改監儀鑾司恥與宦伍乞歸吏部改真州錄知開封咸平縣御寳勒停久之復

官監洞霄宫尋除淮南江浙制置發運司主管明年名除淮南運判尋罷淵聖即位名除京畿運判除右司員外郎詳議户房檢討不就以直閣陞副使名除開封户辭以龍圖直閣兼淮南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治京城外行司高宗即位復為發運使邦昌以三公預政乞致仕避之以宋良事降三官知襲慶府丁父憂明年奪喪知潭州以失守自劾罷尋復職乞持餘服不許除湖東新帥於鄂羣盜

起自紉乞追服冐得終喪知廣州尋論罷遂乞吉
繼丁母憂吉詔落致仕知江州改江東運使固辭
旨赴都堂稟議名至闕加祕撰與光世不協求去
詔兩易浙漕進徽制陞都運使居三月除戶侍再
辭不允入奏再三因忤近貴退即上章待罪乞致
仕不允仍除徽直知平江府復乞致仕許之壬申
三月十六日没享年六十八
公生而秀異五歲誦書日記數百言七歲通書數十三

能幹蠱開府嚴重公率羣弟承訓專意詩書宗族以為法憲肅聞而悅之

宣和間軍糧不足諸州兵多欲為變上甚憂之公奏曰淮南歲租百三十萬上供額乃百五十萬別供金帛又百五十萬而茶鹽之利盡在摧貨此兵食不足之本也伏見手詔應奉司所費皆從中出語未終上曰誠不欲費漕計公曰郡縣惟知奉行豈知陛下有社稷之深憂乎因言朱勔父子兄弟挾應奉為奸致一

大石用八百餘舟一綱費輒千斛數千緡應官軍支

請之期則奪之故多有怨言上曰可說與王黼侍委

卿覺察公謝曰微臣踈遠付以此事死無日矣上曰

朕未嘗姑息此輩凡事直以聞即降御筆付公凡應

奉綱悉從御前給外路不合支繼有旨委公專一覺

察應奉騷擾違法者公即詣所部一切按治動大沮

無以施其奸歲省四十萬

同僚請留州縣財賦一分以備移用公善而從之纔有

數萬緡則密遣其屬指為羨三十萬以獻應奉司公語之曰今秋苗當理來歲之額方用四十萬有奇以補令歲不足豈更有餘乃具以聞王黼遂不敢受言祖宗制發運經制六路財賦置糴於諸路如年額綱運未到即以所糴代發俟到依舊截留災傷州縣還以元價於豐熟路分收糴補填漕米至真揚載鹽以歸充經費故漕不乏民力亦寛自鹽課歸榷貨漕計已自不足繼行直達廢倉廩以為無用獻糴本以為

羨餘押綱使臣及兵稍無往來私販之利遂使盜官物負欠者十八九此漕法之所由壞也今且請發運使副判官三員迭相往來周而復始其一在泗州主淮浙其一在京主交納舊欠在泗州者巡例奏計應折欠米排岸司復申發運司推治仍下吏部差使臣數十員以備管押庶幾惜身計可保官物上大喜可其奏

除淮南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治京城外行司時京師戒

嚴殿師范瓊遣人清野肆行焚掠公捕得數十人戮之以聞得旨便宜繼被旨從東南兩道總管胡直孺張叔夜進兵公至自黎陽驛勉直孺公先之雍丘道遇守河潰將勸使立功贖過揚言東道先鋒已敗金於雍丘矣公至宿州選宋良嗣權鈐轄率衆捍戰金於是不得侵掠江淮凡兵潰在江淮者公悉收之得數萬遣諳南京朱勝非及范訥軍令入援時以外路平安及措置事募壯士奏京師復以京師及大元帥

府動息行下東南八路以安人心後朝廷以蠟丸許監司郡守勤王公乃募兵遣其屬賫輕貨十萬餉元帥軍仍請元帥移軍曹濟約諸道同進既而被詔勤王之師不宜輕舉衆疑惑不前公獨遣部將金汝翼由鹿邑至太康力戰為金所獲金遣人分道取李綱吳敏蔡靖宗澤徐處仁及蔡京王黼王安中等家屬公執其使按問然後知京城失守二聖播遷有張邦昌僭位之變也

邦昌遣人持書至廬州問其家公擻郡縻之又手書至
南京尹尹邦昌之連也或勸公執尹自為公曰時方
艱難尤宜謹守法度邦昌又遣人以偽詔詣公督兵
公以聞大元帥府復遣其子澹請曰今天下無君人
心皇惑大王宜處分軍國事乘勤王憤怒之師親帥
諸將北渡大河討豕突狙詐之金救二聖之急若失
機會恐窺伺之徒内連外結未易鉏也
知潭州會金大入冦入豫章抵長沙境上公分布將士

得萬餘人為守計或謂衆烏合而城大敵鋒不可當盍避諸公曰朝廷使我守此藩也委而去之非義矣於是敵騎薄城檄公使降公以檄報數責之登門誓衆激以忠義將士協力捍禦雖殺傷相當而外援不至凡八日而外城破公率衆入子城巷戰兩日乃焚敵柵奪門以出遂渡水軍於湘西郡人戒從公以忠義自奮無一人降敵者金以故不敢離城縱掠留四日而遁公即入城鉏治强蠹撫安善良上章自劾朝

議不樂公者以抗敵為非是罷之

赴審察入奏畧曰陛下圖中興之業而規模未定故號令不一昔漢祖之取天下其謀先定於漢中先主之謀巴蜀其計預陳於新野令無一定之論是以九年而無成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實安危之所係令廊廟之上乃有附逆之人而欲驅夷狄寧區夏不亦難乎上稱善

偽齊入寇劉光世守合淝賊渡淮公方在上江光世欲

退走乃聲言乏糧時車駕在姑蘇中外震動詔促公濟光世軍晝夜并行至太平州光世輜重已蔽江而下公至廬州而光世已引兵出東門公直入城按簿書具以見在泉穀與沿路綱運上聞以大義責光世光世乃改圖進襲劉麟走之

奏曰今急務有三一曰士風不競二曰兵籍不修三曰户版失實又言敵情不可測宜飭邊臣嚴備之

知平江聞王倫使回欲行非義之禮公歸意益堅復乞

致仕仍奏言聞使人以詔諭為名臣切惟自古和親則有之未聞首足易位者宜諭韓世忠却之臣聞本朝使金者多於城外經過自有此例已聞國信計議所訖公不肯拜金詔故也

公天資超邁讀書務觀古人大節不專守章句志大氣剛見義必為置死生於度外識慮深遠洞見物情剸劇治煩迎刃而解興利除害不計目前為政雖嚴而宅心忠恕神觀爽邁超出羣衆議論英發忠誠動人

蒞官臨政聲震一方望之隱然

見劉安世問為學之要安世曰誠而已此司馬公之教也公敬受而歸其後復見極論天下事器之深加歎賞曰異時必有立於世胡安國嘗言於廟堂曰向其氣節忠鯁心向國家尊戴君父狥公忘私正令日扶持三綱可備使令之人也

方臘作亂朝廷下發運司捕之公為屬獻言曰若急請於朝以劉安世尹南都陳瓘鎮金陵人望歸之可不

勞兵而破矣不果用

公有鄰林文集朱晦庵序之曰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資弟死不葬為韓報仇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尸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胷面目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

簒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彛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翛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禄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人嗤笑之資耳愚嘗以是

觀於古而驗於今而竊於薌林向居士之書而有感也公之世家自丞相文簡公始以曠度絕識左右真宗而欽聖憲肅皇后遂以任姒之德母儀天下自是以來慶流宗支蟬聯赫奕不可稱數然逮公之仕則已當靖康建炎之際而國家之變故艱危於是極矣觀其絕僭叛之音郵而縻其家族宣覇府之號令而暢其威靈以至擁羸卒守孤城以抗強虜百勝之鋒過羣盜横流之勢身皆危於九死而志不可奪及紹

興初大臣始決忘讎辱國之計則又慨然上疏再三指言其失無所回避至於疾病且死而猶勸上以深念創業之艱難不可遽以小康而遂忘大計也此其平生始終大節豈不凜乎其有子房元亮之心哉然二子當時皆不得位而為之於不可為之後是以大義雖明而不及有益於人之國若公乃幸猶得竭股肱之力以依日月之光宗社再安與有勞烈較其所就則於二子又有光焉是以中年乞身以自放於江

湖之上而學士大夫靡然咸服其高一觴一詠悠然若無意於工拙而其清夷閑曠之姿魁奇跌宕之氣雖世之刻意於詩者不能有以過也嗚呼是豈徒以其離世之難發興吐詞之工而然哉是必有其本矣每入覲皆求歸上高之親書薌林二字以賜

向子忞

字宣卿以伯永嘉郡王宗良恩任登仕郎政和七年調華州兵曹宣和六年中山府錄七年辟府屬

靖康初丁父憂吉除均州倅未上攝真州呂相薦於高宗名對加直祕閣兼淮東帥金來退保河南坐降一官時建炎四年也知江陰軍從駕還過明州就知本州丐守道州紹興初朱勝非出督檄為參謀攝洪帥論者以激曹成之變降官罷居數載祠主管崇道五年郊恩復直閣守衡州六年宮祠尋罷以諸司奏八年衘寃自訟改正復直閣湖北憲沮之者中傷罷歸十一年奉祠十四年以不附

時相貶三官十七年敘復二十八年起知道州在任半年復職改知廣州未上言罷三十二年江東運副隆興初淮上戒嚴復職名兼隨軍運副使二年奉祠疾作上納祿之請乾道初守本官致仕享年六十有九累官太中大夫

朝廷遣張俊董師北征先遣二大將取靈壁虹縣符離三城二將失律師潰張公欲渡淮而敗書聞中外洶洶幕府紛然公為隨軍轉運副使安然無懼

呂丞相檄公守真州范瓊潰將郭吉據州治妄作拘執官吏莫敢誰何公挐舟及城行謁先聖還坐黄堂稱太守吉震讋焉視事閱月官吏上下皆得其所吉自公來縮手不敢肆及見府庫充滿將不利於公民間有竄伏者一日率其屬而入公坐堂上迎謂曰汝知前日罵敵而死者乎吾兄也吾固不畏死汝為將不能禦盜尚敢殺太守為顧左右取劍授吉吉奪氣膽落哀鳴推謝乞招集流亡以自效

公天賦正性用志不苟孝弟忠信之外不學焉逾三十已拜州寓直道山四十年屢得屢失若無也所臨輒有聲去復有遺愛避地南方雖艱難羈旅中奉先之念不忘也事小定營居室立家廟採古制為祭儀拊養兄弟宗族幾百口人無間言嘗任巳子復推與死節兄之子又官其兩孫歿之日一子五孫尚白丁其篤行特立有如此者

自幼慷慨有大志見諸老先生輒抵掌論世事劇談雄

辨常欲折其坐人而諸老先生亦莫能與爭也其天
性剛毅故與世多忤雖屢抑而不自悔也
靖康初金再犯京師明年大亂公乃歸於陳建炎二年
虜侵陳蔡公之兄忠毅公先有德於蔡蔡借留於朝
而朝廷已別除人就起復知陳州至是金人圍陳忠
毅公誓以死守先遣公走京師求援於留守宗澤公
見澤無出師意急歸而城已破忠毅公罵賊不屈與
諸弟三人皆死之公與一男一女乃徒步間關收歛

兄弟遺骸而葬之訪尋骨肉之存者攜挾南渡

公先提點荆湖北路刑獄衡人思之繪公象見祠於城東青草寺再使湖北先聲入境而姦吏望風解印綬者數十人湖北營田舊以抑配百姓人不聊生有破産不能償者日號訴於馬前公為詢究其便利可行者使遵守之罷一切抑配者遠近鼓舞時岳飛以兩鎮節度使相兼營田大使無敢忤其意者至是飛亦喜以為當然公按部所至立大牓於前云久負抑屈

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於是積年無告之冤咸得伸雪
張忠獻薦公守衡州時大旱米斛萬五千錢公分遣使
臣賫金糴於鄰州之豐稔者計本直與路費量其價
糶於通衢每升為錢六十饑民驟得賤米所活不可
勝計公拜宫祠士民相與羣聚擊鼓於提刑司願舉
留鼓為之裂提刑惶懼夜半登舟出廵以避之及公
戒塗日闔城遮擁哭泣聲聞數里非若近時文具而
已

公平生好論人物無所忌諱聞者頗駭而後卒如其言
常與胡文定公談當世事文定頗稱秦檜靖康時事
公曰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數年之後
盡室航海以歸非大姦能如是乎文定既歿檜姦邪
日著文定之子明仲與公追復前說曰昔時侍先君
子能預察姦邪如公言者纔一二人耳深服公遠識
公之學聖人也非誦其言而求名稱者也臨大節而不
可奪而已公之為政也非苛察而姦蠹為之膽落者

非使而然也謂職分當然而身正而已公之介廉也非著書以矯世而傚伯夷之清者也於道不苟而已公之明白也非循私而取與若日月之晝夜者也善善惡惡而已公之為文也非鉤章棘句而務華忘實者也落筆遣詞而盡意之所欲言而已公之設施也非能捧土而塞飛湍瀑流者也行其義之所行而止其義之所止而已然為學為政介然明白文章設施皆可得而形容若其精義入神窮神知化居其實而

發樞機千里之外善應而動天地者不可得而形容也妙喜贊

公隱於衡之伊山乃晉桓伊書堂故基結茅為堂置書其中茂竹幽蘭蔭鬱前後春葩秋馥以時自獻猿啼近嶂鷗馴曲沼馬埭車喧杳然雲水之外胡寅韓璜自天柱峯南襆被枝笻歲一再往焉或商較文義或把醆賦詩逍遥襄羊興盡而後别胡寅作有裕堂記

陳規

字元則安丘人登進士第以通直郎宰安陸攝德安府建炎初特轉朝奉大夫龍圖直閣知德安四年除秘撰德安復州漢陽軍鎮撫使紹興初陞徽制二年陞徽直三年為顯學兼池州守十二月充龍直知廬州四年四月名引疾提舉太平八月復守德安五年貶秩二等九年三月知順昌府十年閏月充樞密直學士尋知廬州十一年五月卒

公知安陸祝進攻德安守臣李公濟遁父老請公攝府

事公辟進士安陸韓之美及寓居十餘人為屬官遣射士張立率民兵禦進却之人心稍固是日王在遣人持檄諭公開門公不答翌日早遊騎至城下與進軍合又翌日引衆攻城公乃遣人出城縱火佛舍與民屋皆盡懼其藏賊也在又以砲石鵝車之屬進攻城東公登樓問之曰何故至此在曰京城已破我等皆爭門而出所以至此德安人聞之皆墮淚蓋時未知虜已登城也公謂此皆詭辭亂語叱退之在圍城

十有七日而去

公在郡四年屢破羣盜傍郡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獨存識者偉其能然嚴刑重斂人或以此庇焉

言近以羣賊日滋府司遂措置迎遣被虜人出首免罪給公憑令歸鄉并嚴禁捕盜人等不得妄加損害節次據張世黨納陳智等三百餘人皆執本府文榜前來投首乞下諸路有盜賊州軍准此施行從之

公奏本鎮屯營田畫一事件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

惟公與羣盜屢戰自楊進之徒皆不能犯由是德安獨存牢城卒方壽等嘗謀亂公方會食有告變者公捕而詰之問從謀者幾壽曰一城之軍公之左右皆是令夕舉事矣公命誅壽餘不問一府皆服之

公以境内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屯田之制命射士民兵分地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竝耕故使各處一方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為堡寨寇至則相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少增

錢糧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急則權罷之使從軍凡民户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欠輸給爲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制既具乃聞于朝詔嘉奬明年下其法於諸鎮使行之

初桑仲既爲霍明所殺其將吏馳報李横于鄧州李道聞之與横共率兵縞素圍明于郢州攻之彌月明半

夜縋城石壁而下順流至德安公謂曰仲鎮撫也汝為其屬而殺之如法何當速訴于朝以辨曲直明乃去公曰仲明皆黠寇也今兩亡矣

知順昌得報金人入東京時新東京留守劉錡方送客公以報示錡曰吾軍有萬八千人而輜重居半且遠來力不可支乃見公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公共守公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公亦力留錡共守及賞城守之勞公曰金人敗盟臣倉皇措置數日

之間守具畧備而劉錡將士每出每捷致賊不敢逼

近城此皆錡功臣何力焉

宋名臣言行錄别集上卷十一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上卷十二

宋 李幼武 纂集

趙密

字叔微太原清源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崇政殿授河北隊將以步將戍燕大元帥建府檄統先鋒援京師以功補閤門祗候建炎間轉武節郎左軍統領進武功大夫為統制紹興初陞親衛大夫康

州刺史總管涇原馬步軍進中衛協忠大夫和州
團練防禦使拜宣州觀察使十二年以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受詔主管侍衛步軍除定江軍承宣
使進崇信軍節度使錄管軍十年勞轉太尉三十
二年拜開府明年領殿巖又明年告老以萬壽觀
奉朝請隆興二年進少保虜犯淮孝宗起公重臨
和議旋成乞歸除醴泉使乾道元年致仕尋病卒
壽啓八袠贈少保

公生四歲知學所居茂林蓊翳異人不知所從來憩其下而咤曰是宜有貴人宗黨子弟爭出揖了弗視最後目公曰兒是已壯當以疆場之事傑立語罷索酒一引空其罍去不復見

金陷揚州士民爭從乘輿渡江衆數萬畏不得免公露立水濱麾舟訖濟悉拱手加額稱為佛子至以標其軍

受詔入衛時方多虞申儆千般幾通夕不敢寐忠勤結

知自茲始以其生於酉命繡雞於旗幷錫之斧及賜
常御巾履
海寇朱明暴閩連歲不少戢臨以官軍勢益甚以諉公
即擇畀張守忠方略且戒之曰海道與陸異窮之則
日月相持非策之善要在拊集矜定之爾
南北通好戎備頹玩弛整理訓齊常若待敵賞勵介士
空單帑藏不惜罰無兼衣
虜亮南下諸道御之徼賞者得一級匹馬亦飛驛告捷

公言彼傾國涉吾地那得久堅壁以老之伺閒而圖之萬全計也眉眉上功那用許亮竟自滅

公天性簡諒幼嗜兵書雖用武爵顯而詩書俎豆之習終身不少置資治通鑑戎成誦不脫口閒暇接賓客笑言融怡處躬渾然無微玷可指

王德

字子華通遠軍人從劉光世勤王為前軍統制以斬韓世忠部將編管江州光世為御營副使復起

為統制累功加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加清遠軍節度使張俊入樞薦為建康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秦檜忌其英勇罷為浙東副總管紹興駐劄復為湖北總管荆南駐劄紹興二十四年卒

善謀有膽勇方張遇據池州劉光世往討之以百餘騎進為遇所敗公以兵救之得免追至江州敗之雄勇無敵軍中號為王夜义

金犯揚州光世兵潰公引兵四百至和州城外會張育

聚兵五萬據和州移文令公聽其節制公不從育親領三千兵來刧之公盡伏其兵於深林草中育至不見公乘馬往來於草中尋之公與弟青幷王世忠挺鎗躍出刺育墜馬斬之復移文城中招育諸將令聽節制諸將聞之皆降公乃入據其城待育一家如親戚撫其諸將皆如故舊人心歸焉俄而羣賊張和尚以兵五萬來寇置書於公曰昔張育殺我骨肉故我來復仇耳公書解之不聽又來索育之骨肉公盡斬

肓一家遣其頭勸之退兵和尚曰此但肓一家而已必盡斬其一軍老少我乃退兵矣公乃宴諸將告之咸請死戰乘鋭一擊潰之和尚走為鄉兵所殺其衆盡降公領兵十萬渡建康見光世光世喜分為六軍軍威大振

金人寇淮南公與戰于滁州桑根敗之再戰于和州又敗之未幾逆豫復遣兵入寇公被命往戰于滁州渦口敗之又戰于安豐縣敗之斬三千級劉麟亦領兵

犯廬州而閘猊先為楊沂中所敗遂望風而走公等
擊之降其兵數千光世請宫祠罷兵以公為都總管
命吕祉往節制其軍酈瓊王世忠等不伏訴公于朝
公奏諸將驕暴命公以本軍歸御營而瓊等果叛
拓臯之戰金人將邢王韓常等以鐵騎十餘萬為兩隅
夾道而陣公曰金右隅皆勁騎吾將先破之乃與田
師中麾兵薄其右隅金陣動公乘勢大呼馳擊諸軍
皆鼓譟金大敗劉錡謂公曰昔聞公威畧如神今果

見之請以凡禮事公

烏珠寇淮西命公與戰昭關敗之又戰仙宗鎮敗之楊沂中戰烏珠於拓臯烏珠陳兵三十萬沂中輕進為賊所包部下多死公以騎軍横擊大破之殺金萬餘

沂中幸免遂復廬州

張俊大軍至亳州城外公已下宿州即乘勝趨亳州與俊會酈瓊聞之謂葛王襃曰夜又公來矣其鋒未易當請避之遂遁時俊軍甚盛而智謀勇敢賴公為多

公亦先計後戰故未嘗敗

烏珠再圍濠州公勸張俊沂中急往擊之俊以糧乏俱退軍黃連鎮濠州陷俊密令沂中往收復之金伏兵數十萬皆起沂中被圍殿前司兵幾殲公與田師中等往救之力戰濠州奪沂中出而烏珠退兵於是有節使之命

張子蓋

字德高其先鳳翔人後徙秦州初從韓世忠捕苗

傅補承信郎又從叔俊遷武功郎紹興六年敗劉猊授武功大夫閤門贊舍明年除御械授昌州刺史江東路馬步軍都總管十年授登州防禦使兼宣司倚兵副統制明年以功除興寧軍承宣使和議成除建康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十三年授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兩浙西路馬步軍都總管高宗幸後居授安德軍節度使三十二年為鎮江都統授海州尋以疾還鎮江授檢校少保淮東招撫使

未赴卒年五十一贈太尉

紹興七年烏珠陷廬州寇含山縣漸犯歴陽時張俊諸軍雖已趨裝未發俊遣渡江諭諸將曰先得和者勝公及王德鼔譟而行徑至城下馳騎先登入和州金退屯昭關會劉錡自東關引兵出清溪邀擊金俊遣公與錡會大戰于拓臯敗之軍勢赫張烏珠復犯濠州公又敗之於周梁橋

公自鎮江往謁張浚浚與語見其智識過人謀慮精審

與圖規取山東之計浚奏公才勇而性剛氣直願優容之且乞益以精甲資以財用俾屯淮上措置招徠金攻海州急詔公往援之公至鎮江乃整龊師渡江至楚州金知公且至有退意有大呼于城外者曰我知爾大軍來也頃之公率騎軍至步軍猶在後也魏勝出城外與公議戰

公先至楚州時淮東漕龔濤謂金十倍兵力不支宜虛張聲勢攻淮陽使之必救則海州可解公曰彼不救

淮陽奈何乃亟趨漣水擇便道以進金聞公至斂大伊兵陣磨行公率銳騎先進諸軍絶道以請曰敵近不可進公不從賊望公旗斷二橋而去公夜布橋而進

翌日至石湫堰賊萬騎陣於河東公與相射至暮解鞍抹馬憩於河西賊不敢動中夜大軍至即架梁以渡黎明翼衆軍追之二十里

賊再陣於海州西北諸軍見賊兵衆不敢前攻曰彼衆

我寡利於速戰不可使賊知吾虛實亟遣統制張𤣥等掠敵圯中流矢公令諸將曰事急矣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奮臂大呼馳入陣諸將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入河溺死者半金復整軍來戰公再率精鋭擊之獲車馬鎧仗萬計暮至新橋西金再陣問主軍者誰答以張循王姪金嘆服曰小鐵山也公又率軍追殺會日晡賊殲焉餘騎遁去公還定海州民皆出迎以手加額至繪像祠之

李寶

字原闕乘氏人初從岳飛為馬軍後為統領至紹興三十年為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知黄州改添差兩浙西路副總管平江府駐劄兼副提督海船三十一年入奏事請從守江陰從之後以海州功超授右武功大夫靜海軍節度使京東招討使浙西沿海制置使

公少無賴尚氣節鄉人號為潑李三岳飛入朝公願歸

軍中飛未之奇也公怏怏與其徒謀北歸事露飛盡斬之公抗言欲歸者寳也衆皆不預飛奇而釋之公願歸山東會合忠義人立功飛許之募得八百人赴飛軍飛乃以公統領軍馬屯襄城

守黄州乞於沿江州縣招水軍効用千人詔許三百又請器甲弓矢及乞鎮江軍中官兵曹洋等五十人自隸從之

三十一年公入奏事翌日上謂輔臣曰寳非惟驍勇兼

其心術可以倚仗朕素識其人觀之久矣他日未易量先是公言連江接海便於發船無若江陰臣請從守萬有一不任甘死無赦上從之公即遣其子公佐與邊士寧潛入金境伺動静至是金謀益泄復召至闕問方畧公奏以海道無險要可守萬一金艦散入諸洋則難以蕩滅臣止有一策出萬全上問何如對曰凡用兵之道自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

易破而必死者難却今金未離巢穴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疾擊之可以得志上曰善問所總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得百一十皆舊例所用防秋者所總人幾何曰僅三千止是二浙福建五分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器甲亦已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陛辭賜寶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之屬

公自行在還江陰即諜進發軍士洶洶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公下令大計已定不可搖敢再有出

一語者斬遂以舟師三千人進發平江守洪遵給資糧器械濟之放蘇州大洋行三日風果怒甚舟散漫不能收公慷慨顧左右曰天欲以試李寶耶此心如鐵石不變矣即酹酒自誓風亦隨止退泊明州關澳追集散舟不浹旬復故而裨將邊士寧自密州還言魏勝已得海州矣公大喜促其下乘機進發而大風復作波濤如山者經月未得進

海陵踰淮虜魏勝在海州睨其後乃分軍數萬攻海州

公師至東海縣金園海州鼓聲震十數里勝使人邀公同擊金新橋公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金界非復吾境當力戰因握槊前行接金奮擊士皆一當十金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勝出城迎公公維舟犒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豪傑聚衆爭為應援

公與金舟遇于密州膠西縣陳家島敗之初亮用降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計造戰船數百使蘇保衡等統

之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山入錢塘江幹事畢令
雄州刺史阿瓦來江上迎報敵舟泊唐家島公舟泊
石臼山相距三十餘里而北風日起公憂之有大漢
軍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簽起工等户也公問之頗
得北軍事實裨將曹洋請逆戰朐山縣宰高敞曰不
可彼衆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衆皆不諳海道且降
人云女真在船中惟匍匐而睡畧不能動雖衆何為
公伺敵未覺遣其將曹洋黄瑞禱于石臼神祈風助

順得卜如期揖師歡抃夜漏將盡起碇進船風猶未順衆有難色良久風忽自柁樓中來鏗如鐘鐸衆喜爭奮引帆握刀俄頃過山薄虜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驚失措囂呼分挐掣碇舉帆彌亘數里而帆皆以油纈為之舒張如錦繡忽為波濤卷聚一隅窘蹙搖兀無復行次公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烟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公叱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

上至鎮江未就舍先乘馬幸江下觀戈船公從上行因陳俘獲與所得百尺舟上獎諭甚至因歎曰始朕用實謗書盈篋至謂必復從偽今竟如何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上卷十二

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完顏鄭家奴等五人斬之阿瓦亦被殺保衡舟未發亟引去得倪詢等三人及虜詔書印記征南行程歷與器甲糧斛以萬計公盛兵厲氣欲乘勝席卷公佐切諫謂亮渡淮已陷通泰得遠地失近土且有腹背憂公即日還師駐東海視緩急為援遣曹洋奏捷

捷奏至上大喜即召見洋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為天下倡矣即賜詔褒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上卷十三

宋　李幼武　纂集

李彥仙

字少嚴本名孝忠其先寧州人後徙于鞏建炎初為陝州石濠尉二年三月以復陝功遷閤門賛舍就昇陝兼帥事遷寧州觀察使河解同耀制置使四年虜陷陜戰没張俊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

廟商州

幼有大志喜談兵習騎射所歴山川形勢必識之尚氣謹然諾非豪俠不交金人南侵郡縣募勤王軍公散家貲得三千人入援京師金圍太原李綱宣撫公上書切詆有司逮捕急乃易名棄官亡命頃之復從种師中軍師中敗死公走陜

陜將李彌大問北事條對詳複及金人屠陜州經制使王瓛度不能支引部曲去官吏逃逸公尉石濠獨如

平時歸者襁屬卽徙老稚入土花砦三嘴石柱大通諸山拔武銳者分主之自營三砦諭衆曰金實易與今得地利若輩堅守足矣

翌日金復據陝分軍來攻有健酋升煎阜嫚罵公單騎衝擊挾以歸始料衆正部伍金數萬圍三嘴公邀戰伏精兵後崦掩擊萬計奪馬三百金解去京洛間多爭附者勢益雄張未閱月破金五十餘壁

初金再入陝官其土人俾招復業者人給符別之公陰

縱麾下往約日内應引兵直州南城中火起金方備南壁而水軍自新店夜順流薄城東北蒙泉坡龍塘溝以入表裡夾攻僵尸相藉遂復陜
河東人先倡義拒金公約胡夜义者為助假以沿河提舉意不滿叛趨南原公誘殺之奪五千衆邵隆邵雲本其黨欲為復仇公因客鐫説遂來歸乘勝渡河掤中條諸山蒲解至太原皆響應乃分遣隆雲等取安邑虞鄉芮城正平解皆下之蒲幾抜會援至不克悉

臬所俘酋長護送行在上咨歎賜袍帶搶劍時關以

東獨陝在益增陴疏塹蒐軍繕鎧廣屯田訓農耕作

家業素留鞏恥盡至官曰吾父母妻子同城存亡矣

聞者感悅各有固心

烏嚕薩巴圍城公鏖鬬七日敵傷甚跳奔羅索貝勒自

絳移屯蒲解諜知之設伏於諸谷鼓譟俘馘十八羅

索僅以身免制使王庶檄使輕軍犄角次虞鄉虞以

萬甲逆石鍾谷口終日戰斬級二千時河東土豪密

附期王師來應公益治軍欲請于朝乞詔陝西諸路各助步騎三萬會張浚經畧川陝弗許

婁宿衆十萬圍陝公夜使人隧地焚其攻具營部囂亂縱兵乘之敵稍退建炎四年正月益生兵博壘晝夜進攻鵝車天橋火車衝車業進公隨機拒敵又為金汁砲火藥所及糜爛無遺而圍不解曰憑堞須外援浚為遣軍敵先阻𨿽不得進則令涇原曲端出鄜坊繞敵後端素嫉公聲績逾已幸其敗詭計不行丁巳

城陷公扶親軍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不殊戰
逾力遂死之并其家遇害
金先許以河南元帥及圍合復言如前約當退師公叱
之曰吾寧鬼於宋安用汝富貴為金惜其才必欲降
之城將破先令軍中生致者予萬金公平時與衣同
士卒及是雜羣伍中死金不能察
公為人面少和色有犯令雖親屬不貸諸將敗事或有
他過其外屯者輒封篋遣帳下往皆裸就笞不敢出

一詞時同華長安盡為敵藪陜斗絶一隅初無朝家素定約束中立孤軍日與敵角但誦忠義感動其下每拜君賜豐䘽敵金貲悉均之毛銖不入已以是精兵三萬大小三百餘戰皆樂為用

邵雲者龍門人城破被執婁宿欲命以千户長肆詈不屈乃釘之木架上置解州東門外悲少撫其背涅文曰可鞘吾佩刀雲怒偃架仆之後五日磔解之至抉眼摘肝詈不絶喉斷乃已初行刑將劊刀雲叱之失

刀而斃其忠勇如此

趙立

字原闕徐州張益村人政和中隷州之武衛軍後補本軍都虞候建炎三年以復徐州功授忠翊郎就權州四年權楚州會分置諸鎮嘉其殊勲超轉徐州觀察使承楚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金人圍楚州相守百餘日戰没事聞輟朝一日特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立廟楚州

政和中出戍江南值方臘亂從軍往來習知山川人情向背累歷戰功聲名隱然

王復守徐州公在帳下時金人已盡得河北兵勢彌熾所至官吏望風退避及圍徐州復率軍民力戰命公專往來守禦外援不至孤城益危公六中飛矢三中兵刃猶拔矢裹瘡洒血一戰復忠之自持危酒揮淚以賞公尼瑪哈憤其城難拔大益攻具城破復堅坐聽事不肯逃遣人謂賊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

馬願殺我而捨僚吏與百姓猶喻復投降復不從罵賊求死盡室遂被害

公巷戰奪門以出為敵所得夜殺守者入城潛求復尸慟哭掩藏公知敵乘勝貪得城中弛備鼓率殘兵邀擊於外斷其歸路盡焚營壘奪舟船金帛數千計擾擊紛散四出軍聲復振盡團鄉民為兵歃血相誓戮力平賊退者必斬公之叔扆後期而至公謂曰叔以我故亂法何以臨衆促命斬之威震諸軍一鼓破賊

遁去追殺甚多遂推公為長公拊循其民召使復業又奏置王復廟城中遇出師及歲時必率衆泣禱曰公為朝廷守節以死必能陰祐遺民也齊人聞之歸心焉

杜充守建康命公會兵楚州公提忠義山寨鄉兵數萬赴之時賊號托囉郎君圍楚州益急往來艱棘公斬刹道路行至淮陰遇賊且行且戰出没賊中凡七破賊遂抵城下楚人被圍久聞公來歡迎鼓舞公時中

箭鏃入舌下堅不可取命醫以鐵箝破齒鑿骨鈕去移時乃出流血盈襟左右毛髮皆聳而公色不變敵益兵不已用攻具數百攻州南門半月間登城者數十公率兵捍戰後分四門出城掩殺敵大敗解圍驅殘兵去渡淮六十里駐孫村浦公又敗之至五月烏珠自浙歸又屯于楚之九里徑欲斷公糧道公又大破之

劉豫在東平遣公故人葛進等賫書誘公令供賦稅公

大怒不撤封斬之已而又遣沂州衆人劉偲持旗榜招公具言金大兵將至必屠一城生聚公令拽出就戮偲大呼曰我非公故人乎願一言而死公曰吾知忠義為國豈恤故人耶速令纏以油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榜于朝由是公忠義之聲傾天下遠近嚮風下之

金兵皆會孫村浦公念敵以衆抗孤軍非鏖戰不能成功提師襲之金大破公私謂僚屬曰金自山東濟師

不已城中糧且盡則無以善後將先取京東已失諸郡窒賊路及求糧旁邑則吾事濟矣水賊張榮乘亂鴟張公親往擒之併其糧食將經營京東行至寶應縣承州報虜復聚揚州公遂歸賊再傳城下公慨言曰賊終不捨去惟有竭節死守此州而已出北門濠外誓衆曰不進而退者必遭溺死我且併族爾家矣於是又大捷

公每刼寨必殺獲不背或命偽於城頭張樂宴飲賊疑

公在座公乃縋城潛入賊寨殺戮矣

金併兵列大寨城下公擁六騎出呼曰我鎮撫也首領驍賊其來接戰南寨有二騎襲其背公手奮二槍賊俱墜地奪兩馬而還俄北寨中遣五十騎追公公瞋目大呼人馬俱辟易明日列三陣邀戰公以三隊應之金人鐵騎數百横列其陣而圍之又中飛矢公奮身突出重圍持挺左右大呼賊落馬者無數敵大進攻具薄東門翌日填壕將進公率衆拒之忽報敵近

城矣公笑曰將士不用相隨吾將觀其詭計且令此賊疋馬隻輪不返上城東門未半賊飛砲碎其首左右馳救之猶曰吾終不能與國滅賊矣令舉致二聖廟聲言疾病祈禱使賊不悟言絕而終

公家屬先死於徐單騎入楚得女子習書者使讀軍中書記城陷遂沒公木强不知書天性忠義善騎射容貌甚壯不喜聲色財貨與士卒同甘苦每戰擐甲冑先登衆畏服樂為用視虜如仇每言及必嚙齒而怒

常戒士卒惟以殺金人為言自金犯中國多以虛聲脅降大城如探囊取之惟冀州踰二年濮州城破巷戰殺傷畧相當皆為金所畏而公威名戰多咸出其上是役也金銳意深入會張浚出師關陜宗弼往援之及公以其軍蔽遮江淮故金亦困斃而止議者謂公之功雖張巡許遠不能過矣

公自起小校至為將忠義之氣挺然鐵石其心雖手攬虎兕足蹈河海而不少變每剳奏必言賊行滅矣無

憂顧宵旰之慮方其被圍上命劉光世陳思恭會兵水陸並進督將帥渡江以援賊聞救至乘之益急使公無死將盡殄羣醜令其所立亦足以震耀一世雖未能酬其滅賊之心而氣亦伸矣

公天挺英勇風節凛烈豈彭城從昔名將所出其山川氣俗性習所鍾然耶公死至城破天為沉陰晝晦而褒贈隱卹照爛竹帛其心明著天與聖主知之矣智力雖顚於一時而名譽聳動萬世者也巡遠皆出卿

相之族臨難行其所知易矣公起自行伍奮不謀身比之廵逺為尤難也

魏勝　忠壯公

字彥威淮陽軍宿遷縣人為縣弓手紹興二十一年北取漣水又復海州就權州自兼都統制李寶遣子公佐至海州始以名聞尋授修武郎閤門祇候差知海州兼山東忠義軍都統制次年閏月轉武功大夫閤門贊舍兼鎮江府駐劄御前前軍統

制餘仍舊隆興初三月與賈和仲議不合督府罷其職改差京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都督府統制專訓練御前諸軍馬建康府駐劄督府尋辨其寃復舊職十月授忠州刺史二年八月知楚州餘官仍舊十一月金犯清河入淮力戰而死事聞詔贈寧國軍節度使立廟鎮江府江口賜號褒忠年四十五

少有勇力多智畧善騎射好義而踈於財一時流輩推

伏里中豪亦稱之亮簒立有南侵意公慷慨奮發得義士三百餘人一旦北渡淮取漣水軍宣上德意不殺一人州民翕然旣定謀取海州

海州守高文多渤海國人也聞公至遣兵來捕公公追逐之迫夜直抵城下文多閉城拒守公令張旗城外山林閒多舉火為疑兵遣人於諸城門說諭城中人城上人開門公即勇銳登城門守禦餘皆自城門入莫有拒者獨文多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公公整軍

入城市不易肆入與安仁父子戰於譙門內殺安仁擒文多民皆安業如故即日告諭諸縣揭示招募忠義士以圖恢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勝兵數千人金遣當堪珍果率山東軍馬萬餘人來攻取海州至州北二十里新橋公親率兵出城迎之公觀城外地形道路險隘處設伏而以衣甲全備者列陣以待之士皆效死用力鏖戰伏發金大敗走殺當堪珍果斬首虜千餘人生降三百人獲旗馬鼓甲無數軍聲益振

山東民皆欲歸附公遣人持檄招諭益結集壯少保山寨時出擊虜以待王師之至共復中原

蒼山有民生口數十萬強壯萬餘人為山寨金兵攻圍久寨首勝㬥告急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十八日公往救之二十一日至山下陣金潛伏軍倍多公軍遇伏皆伏山寨金兵襲之公單騎在後與金戰用大刀奮揮擊之金望見公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餘騎圍公數重公陷其間馳突四擊金陣開復合戰移時身被七

十創冒白刃出重圍中金追之射公所乘馬仆公步而出無敢當者公至山寨金又攻之急絶其水公禱之神雨大作人得食水公攻日急又周山為營固守三日公料金且復攻海州乃伺便出山寨趨城中金果攻海州蒼山圍解二十八日犯新橋九月一日抵城下公出城迎敵皆捷初三日金分軍攻城四面公以賞募士上城守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死傷多遁去

海陵踰淮慮公在海州躡其後乃分軍數萬攻之時李寶帥舟師往密州膠西破金舟至海州岸公邀之同擊金於新橋大捷公還州於北關子門為守計金逼關門公上門張樂飲酒犒軍固守勿出戰金攻城踰時方少遣士出門憑隘地擊之金知不可攻乃轉而渡河襲關後公知之即以兵入城金欲過砂堰圍城為營公先已於砂堰設備拒之又以單騎逐金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五百餘騎皆望風退公復追之十

數里金大駭散公手殺十數人兵悉入城守禦金繞城為營翌早乘昏霧四面過壕攻益急公厲士捍拒矢石交飛金死傷多乃棄攻具拔寨走距海州為長垣包海州在中使不能出及亮敗解去方城守時城中器甲不備至紐鞋底為甲望金營炊煙起即出城驅之金不得食公善用大刀能左右射出以山東魏勝名姓揭之金望見每退走

公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經畫市

易課酒榷鹽勸糴豪右未嘗乏事環海州度昕虜軍攻取地築城垣開濠塹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怠常如寇至故能以崛起之衆守瀕海之地無戈甲之富而有禦敵之功公亦自謂當金人南侵時其腹心之地空虛若得數萬人復結北方忠義士共取中原不難矣

三十二年閏二月金犯海州公合李寶軍與戰大破之四月烏津太師合二十餘萬人復攻海州先遣一軍

自西南來斷公餉道十一日至石闥堰公力拒之翌日金十萬來奪隘路公率兵死戰殺其先鋒數千人餘皆走公令勿追止守橋堰要路遣報招討李寶寶以防海道上船不復發兵金盛兵來戰公勵士奮力拒之金不能奪公還及城下民以寶既上船懼金大至皆欲入城統制郭蔚閉門不得入人民牛馬蔽野號呼震動城中軍民亦懼公入城諭以賊勢退怯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縱之入翌日入盡三路金兵皆

至環城為營數重公與蔚分布諸兵上城守臥旗仆鼓肅然若無人賊疑數日不敢攻十七日植雲梯立砲座攻具悉備四面合圍矢石如雨負土填濠公令俟其近城然後鳴鼓張旗發矢石及城外無不中繼以火牛金汁凡三晝夜殺傷多敵竟不能近城二十日罷攻修營壘絶河道為固守計時出騎環城公亦伺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息五月初二金益增攻具攻城尤急公隨宜為捍禦之具亦備十四

日罷攻公募士夜竊出告急李寶寶以上聞還報命

張子蓋來十五日金有退意頊之子蓋先帥騎軍至

公出城外與議戰又出軍城北抄卷大戰斬首不可

計敵兵皆退

公以意創如意戰車數百輛砲車弩車亦數十輛以備

戰守車上為獸面木牌小槍十數條垂氈幕軟牌皆

繪猛獸每車用二人推行可蔽五十人行則為陣可

載輜重器甲不勞士卒止則為營掛搭即為城壘守

關隘人馬不能近遇敵可以禦箭鏃臨敵列陣如意車在陣外以旗蔽映弩車當陣門其上寘床子十石力弩箭大如鑿一箭能䠶數人一發三箭可數百步砲車在陣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初兩陣相近間發弓弩箭砲次近陣門突出刀斧槍手交陣間出騎軍兩向掩擊得捷拔陣追襲小却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臨時恐有拒遏亦預為解脫計常於夜習之勿令人見之也以其制上于朝從之

令諸軍依其式而多造焉

隆興二年詔海州撤戍以公知楚州令以所部軍馬赴新治仍專一措置清河口同淮東招撫使劉寶等措置盱眙楚州一帶時和議未堅金乘我之懈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犯邊公覘知之以州事屬通判而身率忠義軍專在清河拒遏十一月金詐言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公知其謀欲拒之寶戒以方議和不許北向放一矢公以其命不敢動初四

日虜果軼境至公於淮陰縣拒之自卯至申勝負未決虜增生兵來公力戰且告急於寶寶在楚州相距四十里金鼓之聲相聞寶堅謂方講和豈有攻戰終不發一兵戰終日始盡救不至公猶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於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令步卒前行騎在後且戰且退至淮陰之東十八里店戰陣間中箭墜馬而死公在海州屢挫虜鋒虜方以重賞募獲公者以一兩金易公肉一兩故是役也公甘心焉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上卷十三